

到黑森林去吧！

黄雪媛

“我不想打扰你休息。我只是有点儿怀念家乡，吹一个歌曲消遣消遣。你不是本地人吧，小姑娘？”

“我是从黑森林来的。”

“哦，从黑森林来的！我也是黑森林人，那么我们是同乡了。”

——这是黑塞小说《克诺尔普》的一段对话。年轻的游吟诗人克诺尔普出身于黑森林的穷苦人家，却满脑子诗歌和哲学，不甘心在家乡做一名安分守己的手艺人。在某地投宿时，他邂逅了在有钱人家帮佣的同乡少女芭贝蕾。于是，夜空下的一对年轻人隔着窗户轻声交谈，广袤的黑森林在远处凝结着乡愁的泪珠，那里也是黑塞的故乡。《克诺尔普》是黑塞本人最喜爱的作品，透着田园牧歌般的宁静和感伤。在黑塞的美学观念里，象征着艺术家的克诺尔普注定是孤独的浪游者，“生活的局外人”，心灵永不安定。他常常寄宿于市民阶层的洁净小屋，却不愿深入市民生活的核心；对待情爱亦如此，宁愿扭过头去告别，以保持与世俗生活的距离。克诺尔普的脚步和口哨声，随着黑森林上空的一抹轻淡的云，倏忽远去了。

《克诺尔普》的黑森林已经是十九世纪末的情形。它不仅盛产钟表匠、首饰匠和游吟诗人，而成了孕育现代工业和哲学思想的摇篮，森林里的树种也和十八世纪伐木工业兴起前的大不相同了。高大粗壮的欧洲云杉、冷杉和山毛榉，勾勒出黑森林的近现代面容。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里，黑森林对于德意志人而言，就是一片幽暗晦冥的原始森林，充满危险和神秘之物。人们对它心怀恐惧，不敢轻易踏入，甚至以为森林里潮湿的空气是有毒的。种种恐惧和想象使黑森林成为了德意志童话与民间故事的发源地。坏心肠的女巫和野狼在等着人间的迷途少女送上门来；善良的树精和仙子会在某个清晨的阳光下显形；林子深处，灌木丛中，沉睡百年的城堡在等待着一位白马王子披荆斩棘，将它轻轻唤醒。

而对于我，多年来黑森林仅止于一

个文化地理概念。这片绵延于博登湖和莱茵河谷之间，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的“黑暗森林”始终被包裹在一层德式浪漫主义的壳中，我不愿轻易触碰它。直至今夏和家人一起开启黑森林之旅，我终于有充裕的时间，慢慢深入它的腹地，了解它的各个时辰的姿态和表情。

在这个炎热席卷欧洲的夏天，七月末的一个下午，我们一家三口租了一辆车，从海德堡出发，进入北部黑森林的“温泉之都”巴登巴登，逗留两晚后，沿着B500森林全景公路蜿蜒南下，绕了数不清的弯道，途经大大小小如散落明珠般的乡村和市镇，抵达黑森林中南部的“自由城堡”弗莱堡。这二百公里不到的路程，我们花了一周多的时间，走走停停。沿途留宿于富有特色的乡村旅馆。它们或临溪而建，或就在森林边上。楼梯和房间的装饰风格既有乡土的质朴，又处处透着技术之国的简洁利落。

有一晚我们留宿于巴登巴登的乡村旅馆。欧洲的夏日日照时间很长，夜里十点，最后一抹晚霞悄然滑落，星星升起。德国乡村大都没有空调，屋子里积蓄了一天的暑气仍未消退。趁家人已酣睡，我轻轻打开落地窗，坐到露台上乘凉。露台外边是一道草坡，草坡上有一棵梨树和一棵米拉贝尔李树，白天见到它们硕果累累，此刻它们沉重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曳；我的目光继续往上，草坡上方，天幕灿烂深沉，群星闪烁，黑黝黝的森林和山脉，在远处静默如剪影。忽听到咕咚一声，草丛中随即一阵窸窣窸窣，一个成熟的梨顺着草坡滚落，碰到我脚边。我捡起它，闻闻它的清香，把它握在手中，继续这难得的夏夜静坐。

又有一日傍晚，我们投宿于黑森林小镇特里贝格的一家旅馆。房间的阳台正对着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云杉林，一条宽阔的大溪从林子的西边穿过。等黄昏凉快些时，我走出旅馆，穿过一个农家院落，院子一侧墙壁堆着整整齐齐的柴火，长长的晾衣绳上晾晒着洁白的床单。柴堆不远处是秋千架和彩色的儿童

蹦床，蹦床后方就是森林散步道的入口，一块木板告示牌上写着“此处有野鹿出没”。

晚上八点多钟依旧阳光明媚，天空明净。我沿着森林散步道慢慢走去。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树叶，林中空地如片片碎金闪烁。抬头看那金绿色的巨大树冠在微风中轻摇，四下悄然，没有伐木工，没有慢跑的人，也没有野鹿或者狐狸闯入视野，甚至没看到一只松鼠。在这张巨大的森林网络中，植物们却时时刻刻在用它们特殊的语言交换营养和信息。鸟类和无数看不见的昆虫和微生物在劳作着，寻觅着，一丝不苟地推动着森林生态的秘密循环。它们想必也听见了我在林间小道上沙沙的脚步声。

吸入肺里的空气是湿润阴凉的，甜丝丝里夹杂着一股松针香，僵硬的双肩像卸下了负担似的陡然放松，心里生出一种类似“古老的亲密感”的情绪。这大概是蕴藏在身体深处的人类记忆的一种吧。我不由自主张开双臂想去拥抱面前的一棵云杉，这种冲动随即被一种异乡人的理性克制住：瞧，这个带着草帽，口袋里晃动着手机的现代都市来客，做一个安静的散步者即可。也许，在理性的距离中更能把握美吧！

第二日，我们去特里贝格小镇的瀑布，据说这里是“德国落差最大的瀑布”。进了山，便听到一阵阵喧哗声，那是溪流在山林岩石之间跳跃奔涌的声音。谁不喜爱这林间的清流呢？英国大诗人奥登称溪流是“大自然纯粹的造物，音乐与律动的完美典范……大自然主人谈吐最得体的仆人”，我倒觉得这活泼的溪流更像自言自语，无拘无束的远古少年走来。有时看见一棵巨大的树干，卧于溪水岩石之上，或颓然横倒在山路另一侧的林子里；又有直径一米多的巨树，生发于岩石之上，外露的树根虬劲粗壮，如蟒蛇缠绕。路边有一丛丛覆盆子和黑莓，我们便停下脚步采一些吃。

想起从前在张家界溪边徒步的情形，那里的山势地貌远比黑森林山区险

峻壮观，游客摩肩接踵，每隔一两里路，就有一个休息区，供给茶水小吃，耳边各种招呼声不绝于耳；猴家族们在山林和溪水里嬉戏玩耍，不时窜出几只，向游客讨了食物，欢欢喜喜地捧了吃。这里的山林是静谧安详的，三三两两的游客点缀其间，说话也是窃窃私语，声音稍大点就有山谷的回声。我们走了小半个时辰，终于见到了德国落差最高的瀑布，不禁相视而笑。且不说张家界、黄果树，只把浙江山区的瀑布拿来，也比特里贝格的瀑布壮观许多。但正如歌德所言，“人们旅行的目的不是到达，而是旅行本身。”这一路走来的清凉惬意，森林的寂寥，已是十分难得的体验。

看完瀑布，顺着山路往下，就走到了热闹的小镇主街。黑森林博物馆是老房子改建的二层楼博物馆，门面小小的，进去才感受到什么叫别有洞天。博物馆的宣传手册上写着：“就从这里开始黑森林时间之旅吧！”从黑森林少女的红绒球帽，到新娘子类似苗族女子的沉重头饰，从农庄家居布置到手工作坊的各式各样的工具，从乡村化妆舞会的面具到制作精美的管风琴、音乐盒，从民间传说里的妖魔鬼怪木偶到本地山脉开采的矿石宝石……时间真是奇妙的东西，一个地区几百年来生活轨迹和精神面貌就浓缩在这几间屋子里了。

若提到机械原理和乡土手工艺结合的完美典范，便是博物馆墙壁上挂的满眼皆是布谷鸟钟。钟的外壳是黑森林传统小木屋。门廊下和窗前的木雕展现人们生活劳作和庆祝的场景。每到半点和整点，一只小巧的布谷鸟就从阁楼小窗里跳出来鸣叫：咕咕，咕咕。就这样，两百多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了，黑森林人仍然守在作坊里一点一滴琢磨着“时间”。黑森林人对时间如此执着，而时间也在印证着黑森林人的勤勉质朴，心思巧妙。也许，这就是森林民族的品质。是森林赐予德意志人无穷的资源灵感，以及类似“终极家园感”的安宁惬意。

剪头发

她身材微胖，皮肤黄白，脸颊一块紫褐色疤痕很显眼。到我们班里来，身份是上一级的留级生。老师让她坐在教室最末一排，一个人一张桌。

在我们小学四年级学生眼里，留级生就是不求上进的坏学生，所以她一来，女生们与她之间自觉筑起一道防线，都不愿理睬她。调皮男生却常招惹她，“留级生”三个字时不时唱在嘴上。开始，她一律不理睬。只装听不见。有一回男生闹得太过厉害了，她突然间怒目圆睁，破口大骂脏话，随即把桌上的铅笔盒、课本等砸向这些男生。

那时我们只上午上课，下午课外小组活动，班级同学三五成群，集合在某一同学家里做作业温功课。课外活动人人都要参加，“异类”的她当然也不能游离在组外，可是哪个组都不愿接收她。那天放学后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期期艾艾，表示了想参加我们这个组的意思。因为我们这个组在我家活动。我和她住一个宅上，两家相隔一条河，也可以算是邻居。平时，偶尔也听到过有关她家的一些情况。知道她上有一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因为她读书不好，或许也因为长相有缺陷，家里不待见她，让她干很多家务活，她有时反抗，就遭到父母和哥哥的打骂。

她这个要求，想想也没有理由拒绝，我就答应了。她第一次来我家时，似乎很高兴，还带来了一把盐津枣给我们吃。第二天小组活动结束后，她突然问谁能帮个忙，把她的辫子剪掉，剪成短发。因为班级里这几天有传闻，说她头上长了虱子，班主任也找她谈过话，让她家长帮她把头发剪短，这样可以干净些。

她这个要求一提，谁也没有接茬，似乎也有怕沾染上虱子的担心，接着大家都匆忙收拾书包走了，只留她在我家客厅迟迟不走。她又央求我，我也确实不会剪，就不肯答应。她教我，这个其实很简单的，只要先把两根辫子剪掉，然后把头发修剪整齐就可以了。见她犹犹豫豫，又说你剪坏了我也不会怪你。在她一再央求下，我动了恻隐之心，又觉得自己好歹也是课外小组长，应该学雷锋多做好事不是？

于是我找出家里一把大剪刀，根据她比划的长短，“咔嚓”两下，先剪掉了她两根长辫子，接着我就埋头修剪她的短发。

不知不觉时间很长了，但我对自己的手艺很不满意，往往右边的剪不了，又觉得左边的好像长了，于是又修剪左边，看看左边也整齐了些，又发现右边又显得长了，直到终于感觉到从左到右差不多在一条线上了，才罢手。可是，真要命！按原来规定，短发剪成半耳齐的，因为不知不觉短发剪成半耳齐的，因为不知不觉的一个短发了，后脑勺上露出一片青白的头皮。年少的我实在是不知，理发的手势是有讲究的，剪刀和普通剪刀也是有区别的。更重要的是修剪时不能盯着眼前局部而忘了整体。

这个超短发，放在几十年后的今天，随处可见，还被有些年轻人视为时尚。可在当时，人们的审美眼光是一致的。第二天，她顶着我的这个作品，一进教室就遭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耻笑，马上就有人给她起了绰号“马桶盖”，是指这个发式像一只马桶盖盖在头上。此后她在班里的日子更难过了，她不再理睬我，还常常报我以白眼。我很难过，凡听到一声“马桶盖”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但也感到委屈，我又不是存心的，你说过剪坏不怪我的，怎么又怪我呢？

很多年后，当我成为一名美术教师，在指导学生人像写生时，看到有学生盯着一个局部，画得忘乎所以时，我往往会神经质般地大声疾呼：注意整体！整体观察！

这桩好事变坏事的剪发风波，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。后来，这位女生和比她小两届的弟弟，一起到外地插队落户，几年后落实政策，两人中可以调一个回城，她的父母选择了让她弟弟回来，她就留在了当地结婚生子，又听说她在当地得了严重的风湿病，嫁的那个男人也对她不好。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心里藏着的负疚感又会泛起。直到近年，听说她已叶落归根回到上海，而她的孩子待她也不错。这样，我心里的一份沉重感也卸了下来。

送饭票

进了初中，感觉全国人民学雷锋的热情更加高涨，班里同学个个争做好事。教室墙上挂着一本光荣簿，记录“学雷锋见行动”的好人好事，一个星期统计一次，比一比全班四个组哪个组成绩大，好事做得多。我们当班长，专门负责这件事。光荣簿上最常见的记录是，某某某捡到什么物件交了公、谁谁谁今天主动帮助谁谁谁补习功课、某某某两个同学回家路上搀扶一位盲人过桥……有一天我发现有个组长还记录了这么一条：我组某某同学，向雷锋学习已经开始每天记日记。这倒让我有些费思量，班级里记日记的同学不少，这个举动不算好人好事？

有一天早上，我刚踏进教室，有个男生很激动地把我叫住。这个男生

两桩好事

徐慧芬

黑不溜秋又矮又瘦，但好动爱闹，所以在班里获得一个“小泥鳅”的绰号。“小泥鳅”见到我，立即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东西给我看，他说这是他刚才在上学路上捡到的。原来这是用橡皮筋圈着的一叠饭票。那时粮食紧张，每人每月都有定量，单位里食堂吃饭都要凭饭票供应。这叠饭票面额不等，有半两一两二两的，也有半斤一斤的，合起来也有二十多斤。当我把“小泥鳅”做的这件好事，登记在光荣簿上时，他乐得跳了起来，因为这件好事，填补了他们组这星期的空白记录。

想到遗失了这叠饭票的人心里该有多着急，过后我和班里一位大队长商量了一下，我俩决定利用星期天上课的时间，把这叠饭票送到失主那里。饭票上印着某某钢铁厂字样，送到厂不愁找不到失主。因为丢了这么多饭票是件大事情，失主一定会在厂里通过张贴寻物启事或者喇叭广播等方式寻找的。我们打听到这个厂在中山北路的最东头，于是星期天吃过午饭，我俩就开始从中山北路西端出发往东跑。可是这条路好长呀，烈日当头，两人跑得气喘吁吁，大约走了将近两个多小时，才到了厂门口。大铁门关着，门卫室有个窗口开着，见里面有师傅，我们说明了来意，把饭票递给他看。他看了一下，笑了起来，说：可惜这饭票已经作废了，厂里去年已换了新饭票。接着他从口袋里摸出来一叠新饭票给我们看。一听此言，我和大队长顿时傻眼，一路跑来屏足的一口气，一下子泄了。回家路上，两只脚越走越重，身上一动劲都没有了。那时口袋里也还有一两毛钱，可是谁又舍得乘车呢？况且这是无功而返。这件事我和大队长先也有默契，我们觉得自己是班干部，做好事不声张才应该，最后这样的结果，如果大家知道就更没意思了，再说“小泥鳅”捡到失物交上来，他也不知道这是已经作废的饭票呀！

后来，我们这届学生天南地北、各分东西，大多失去联系。很多年后有一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有些沙哑的男声，让我猜猜他是谁，猜了几下猜不着，疑是骗子，正准备挂电话时，他报出“小泥鳅”三个字。电话里的他很激动，讲了他如何费周折打听到了我，接着他立马发出邀请，请几个同学一起聚聚。待到见面时，我已完全认不出他了——原来矮小的他已是人高马大，黧黑的脸膛布满沧桑。饭桌上的他滔滔不绝，从十六岁插队讲起，讲到之后人生路上如何经受磨难坎坷，最后总算赚到了点钱，几年前买下了沪上地段不错的商品房。他感叹道，现在总算日子安定了！

接着他又回忆起我们同学期间的一些趣事。我不由得想起那次他做好事和比她小两届的弟弟，一起到外地插队落户，几年后落实政策，两人中可以调一个回城，她的父母选择了让她弟弟回来，她就留在了当地结婚生子，又听说她在当地得了严重的风湿病，嫁的那个男人也对她不好。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心里藏着的负疚感又会泛起。直到近年，听说她已叶落归根回到上海，而她的孩子待她也不错。这样，我心里的一份沉重感也卸了下来。

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，又呵呵笑了起来：好，我交代，同学面前不再说假话，一路走来，大坏不敢，小坏难免……

“文汇报”官方微信二维码



“文汇报”
官方微信二维码



笔会

梦在那里

(油画)

李台还

悲壮的亲情

张怡微

我关注到目连戏，是因为研究《西游记》的关系，目连变文中的有些内容和现今发现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有相像之处。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作品之一，“目连救母”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，要比玄奘取经的历史故事传播更为广泛。鲁迅先生也多次写到绍兴目连戏，如《无常》（“目连戏的热闹，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上也曾夸张过，说是要连演两三天。在我幼小时候可已经不然了，也如大戏一样，始于黄昏，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结。这都是敬神禳灾的演剧”）、《且介亭杂文》（“这是真真的农民和手工业人的作品，由他们闲中扮演。借目连的巡行来贯穿许多故事，除《小尼姑下山》外，和刻本的《目连救母记》是完全不同的”）。现今台湾地区民间丧礼法事，仍偶有目连戏演出。孝子目连、孝女白琴，更多民间丧葬与孝文化的表达，也是中元普渡时的例常祭礼。故而目连戏并不算是演来娱乐的，更有仪式剧的作用。有些仪式中会出现三藏取经、过火焰山等等表演，历史悠久。

三十年前，朱建明曾写作一篇有趣的文章《目连戏在上海》，指出上海流行目连戏已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。早在明末清初，上海人姚廷璠在《历年记》中记载，“崇禎十七年……周浦做目连戏。”清末民初，目连戏开始真正盛行上海。其时流行的目连戏有四种——徽剧、绍兴武班、昆剧、京剧。前一阵我在上海昆剧院看《目连救母》，想到一些有趣的问题。目连

戏，又称《救母记》。目连虽为唐人，也西行见佛，但不像唐僧为了普度众生。目连不忍见到母亲在地狱中受苦，甚至愿意为了救母放弃修行，解除神力，贬为凡人。“目连救母”的故事为什么那么受欢迎？实际上还是来自故事本身悲剧的力量。郑之珍《目连救母》的“三殿寻母”，刘青提唱“三大苦”，非常直接地表述了妇女生产之疼痛、养育孩童之艰辛。细致到讲述母亲在抚养孩童时的各种提心吊胆的心情，从一怕到十怕（怕冷着、饿着、摔着、病着……），身为人母，永生永世牵肠挂肚，一直到死，化成鬼魂，还在思念儿子。在地狱里登上望乡台，还想要看见儿子。对于佛门来说，刘青提破戒背叛，是个罪人。但同时，这种宗教上的罪人又是个个人慈悲母。这种人伦物境的刻画方式，十分具有感染力。目连明明知道母亲有罪，却愿意为母亲的罪承担责任。他承担的方式，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，来为母亲忍受苦难，非常动人。这种母子之间的依恋焦虑，在戏曲舞台上被一再放大、强化，深入人心。

北京大学的易春丽在为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·鲍尔比（John Bowlby）的著作《安全基地：依恋关系的起源》作序时提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，即“我们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几乎看不到男人去救妻子，我们看到的是儿子救母亲的故事，比如《宝莲灯》《白蛇传》。女性期待拯救自己的是她们的儿子。这是中国女性的集体无意识。母子共生是我们的文化所鼓励的”。但她同时强调，“在精神分析中，无法分离是一种病”。

目连为了救母亲，既辞婚、又辞官、不愿成佛、百折不回，哪怕母亲有错，哪怕母亲变成了一条狗，这种拯救力量是悲剧性的、震撼人心的，同时也是可能是可怕的。“目连救母”之“救”，不仅仅是“救援”之“救”。它恰恰指向孩童内心的“不愿分离”。

安徒生的名作《海的女儿》，虽然是篇给小孩子读的童话，在“分离”问题上，却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探索。小人鱼不顾一切投入爱情，非常自信地觉得王子一定会爱上她，她没有想到，当她用自己的声音和舌头换得人

腿之后，她发现王子虽然很喜欢她，但并没有要娶她。在迷惘之际，小人鱼才懂得自己和巫婆交易的真正代价，她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庭中去了。她没有忘记她的亲人，她的亲人也没有忘记她。失态的痛苦放大了她内心的孤独，每天晚上，小人鱼都看到自己的姐姐们浮上海面遥遥地望着她。有一天晚上，小人鱼甚至看见了多年不曾浮出海面的老祖母和戴着王冠的海王。他们对她伸出手来，但他们不像她的那些姐姐，没有敢游近地面。这种隔着海洋的互相遥望，是爱情与亲情的撕裂。小人鱼的姐姐们用头发换得了一次挽回的机会。小人鱼如果愿意用巫婆的刀刺向王子的心脏，让王子的血流到自己的腿上，那么她就能重回大海，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当小人鱼远远地看到姐姐们失去了漂亮的头发，她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啊。那是亲人无言的爱，也是牺牲与牺牲之间的互相照亮。众所周知的是，小人鱼最后化成了泡沫。善良的她接受了分离，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成人式的升华。这种升华，同样也是悲壮的。

过分沉溺于“分离焦虑”的母亲，也会受到追求独立自由的年轻人的批评。但《目连救母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依然没有解答。母亲有错怎么办？曾忍受生产痛苦的母亲、保护过孩子的母亲，如果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，身为子女的我们，究竟应该怎么。我们在文学里读到、听到过这样的矛盾，是这种矛盾把我们引领到人类本性的最深处。